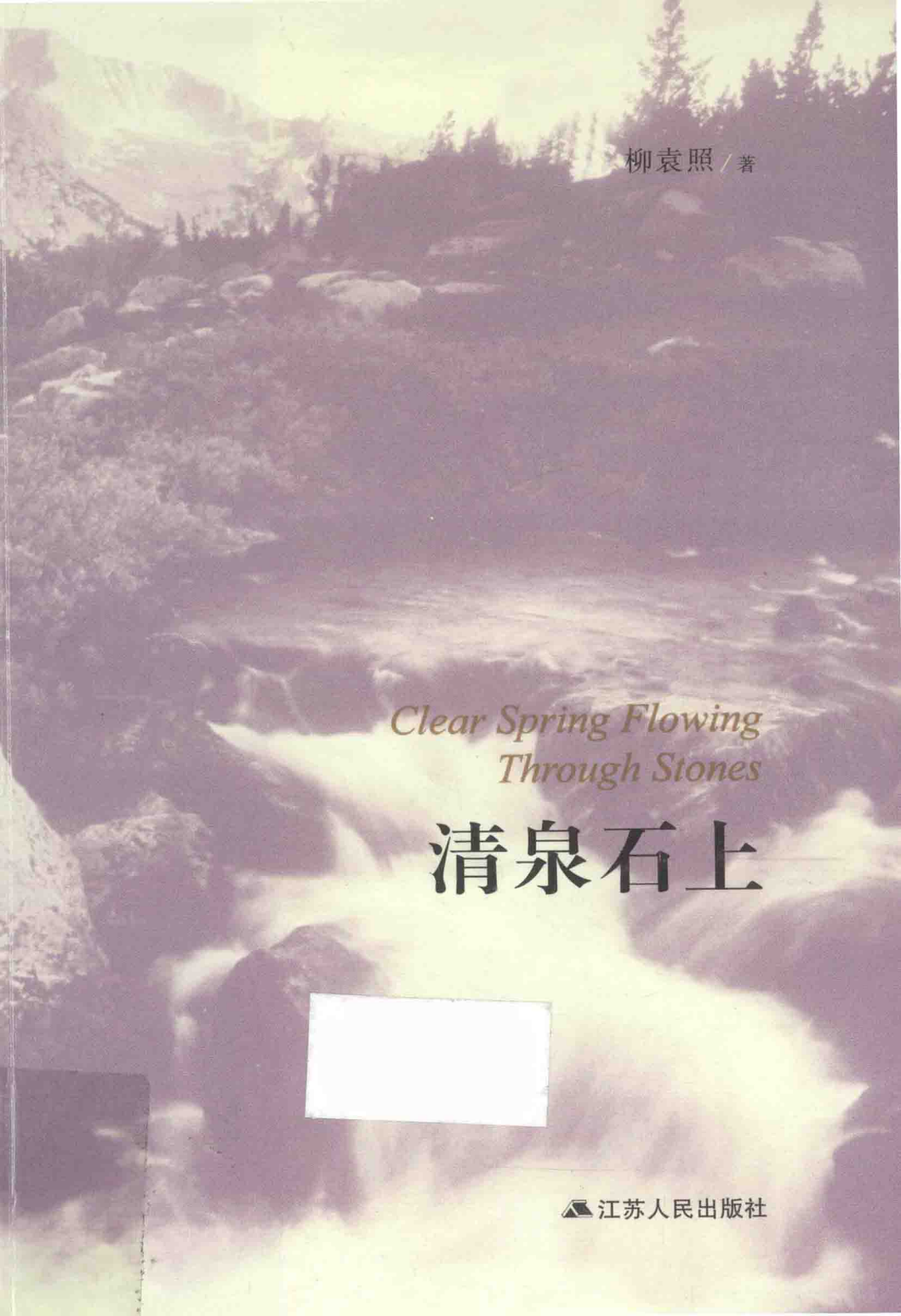




柳袁照 / 著

*Clear Spring Flowing
Through Stones*

清泉石上

江苏人民出版社

柳袁照 著

*Clear Spring Flowing
Through Stones*

清泉石上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泉石上 / 柳袁照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14-09756-9

I. ①清… II. ①柳… III. ①中学教育—文集 IV.
①G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3161号

出版统筹 韩 鑫

装帧设计 长 岛

书 名	清泉石上
著 者	柳袁照
责任编辑	韩 鑫 石 路
特约编辑	长 岛 朱 嫵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苏州叶芝文化
印 刷 者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86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756-9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最中国的校园

003 向背之间尽显从容

010 校园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016 苏州织造署旧址

021 她从未离开过这个园子

030 沈骊英、沈宗瀚与沈君山

034 唯有敬意

第二辑 诗性教育

045 日记摘抄

071 我与七班的故事

082 重回相云园

086	每年12月31日下午的那个时刻	
091	教育就是一种发现和赋予	
097	校长八年：回归教育的原点	
111	在诗性教育的道路上前行	
123	2011：思想与行动	
135	从诗性教育到审美课堂	
148	从母校带走一生的财富	
154	做一个像何泽慧那样的人	
162	我们都在这个园子里	
167	细节与完美	
173	爱意在校园弥漫	
178	仅仅是开始	
186	又到行走时	
189	梦之彼岸	
192	在这个园子里，遇见你	
194	办学要有超然的情怀与境界	
201	康州尼弥高中	
208	“泥土”、“中风”和“一盏灯”	
213	对话是人与心最美妙的碰撞	
220	诗性、课堂、教科研与小和尚	
224	硕士生开题与和尚的棉被	
228	谁是教育家	
232	做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236	向雷夫们学什么	肖培东	236
241	每一个老师都是校长	李海林	241
245	家访是教育的回归	李海林	245
249	教育的行风建设与教育服务	李海林	249
253	学校要充盈着生命的质感	李海林	253
259	新年的梦想	李海林	259
262	当下校长更要做些什么	李海林	262
266	保护孩子的原创品行	李海林	266

第三辑 审美课堂

271	为了实现课堂的理想	李海林	271
275	课堂应是草原	李海林	275
279	我们呼唤数学的蓬勃发展	李海林	279
285	课堂的现实与浪漫	李海林	285
292	我教学生写诗	李海林	292
303	课堂的美学价值	李海林	303
309	课堂的生命气息	李海林	309
319	作文,要如一股清流	李海林	319
326	写作是关乎灵魂的事情	李海林	326
330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课堂?	李海林	330
335	读书、行走与写作	李海林	335
340	唯有感恩、谦卑与恭敬	李海林	340

第一辑 最中国的校园

江南经过一个个长长的梦境

也说不清是哪一个早晨

开始下起了一场春雨

迷迷蒙蒙

从春下到秋

从秋下到春

把江南下成透透明明

——摘自《江南是一幅水泽千里的双面绣》



園林園中景 輯一第

新豐館前道个个一第園中

最个个一第園中可也

而看个一第園中可也

第个个一第

第个个一第

第个个一第

第个个一第

《第个个一第》——第个个一第

向背之间尽显从容

学校地理教研组编写了校本教材《在瑞云峰与太湖石》，组长郭老师嘱我写序，盛情难却，认真阅读了此书，带给了我一些思索和联想。

瑞云峰，是我们学校内的一处历史文物，与它相联系的，还有我们的校门——即清朝苏州织造署衙门。一块石头，一扇门，现在是江苏省重点保护文物。我们国家正在申报京杭大运河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校园的这一块石、一扇门，作为与运河有关的历史文化遗物，也一同打包申报。

我们很自豪，校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院子有着太多的历史记忆，而且是历史珍贵的记忆。中国有着值得骄傲的四大历史文学名著，即《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四大小说。我常常对来访的朋友说，这个校园，与四大名著中的两大名著有关：一是《红楼梦》，另一是《水浒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是苏州织造署的第一任织造，

他调任江宁织造以后，由他的内兄李煦续任，前后达三十年。期间，曹雪芹多次随他的母亲来苏州省亲，都住在织造署内。这些经历对曹雪芹日后创作《红楼梦》是有影响的，上世纪90年代，大陆和台湾红学专家曾在我们校园召开红学研讨会。有专家说，《红楼梦》中的宁国府，就有当年苏州织造署内西花园的影子。当年的西花园，如今已成为我们校园的一部分，历史变迁，但这个园子不变的是瑞云峰。

瑞云峰被誉为明清三大太湖石名石之一，伫立在西花园，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了。它被发现的历史可要追溯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好石，喜欢在江南收集奇花异石，每收集到十船花石，就组成一个船队，从江南运到京城，一船队是一石纲，就是被史书称为的“花石纲”。《水浒传》讲的就是官逼民反的故事，方腊、宋江起义，就有花石纲的原因，所谓我们校园与《水浒传》有关，就是说瑞云峰，就是《水浒传》所提到的花石纲遗物。瑞云峰千年前产自太湖西山的谢姑山，当时采到两块美石，一块叫大谢姑，一块叫小谢姑。大谢姑运到了京城开封，而小谢姑还没来得及启运，北宋国破，就留在了故乡。辗转千年，这小谢姑，就是瑞云峰，瑞云峰是它的雅名。历史上，瑞云峰曾几失几现，流传有诸多故事，以它的形神之美被世人所珍爱。

瑞云峰是一块石头，但正因为这块石头，让这个园子充满了灵气，使这个园子灵动起来。曹雪芹写《红楼梦》，其实写的也是一块石头——通灵宝玉。《红楼梦》还有一个名字叫《石头记》，说得就更明白了。曹雪芹写石头、写通灵宝玉，是不是就是

写瑞云峰？或者说瑞云峰给了他灵感？不得而知。我曾经在学校开设一门校园文化课程，让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去研究。

织造署，曾经显赫一时。织造署的织造官品不高，但地位不一般，要是皇帝的亲信，或由皇帝钦点。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皇帝的“小兄弟”，康熙的奶妈就是曹寅的母亲，曹寅随母在宫，一直陪伴着康熙，直至长大。康熙当了皇帝，就给自己的弟兄安排了一个肥差，到织造署当织造。织造署表面看，只是负责为皇宫采办丝绸用品等物，但作用远非仅此，他们还负有监督地方衙门、监视文人举动言行的使命。皇上南巡，织造署就是临时行宫。康熙、乾隆下江南，都住织造署。1699年，康熙到了苏州，住在织造署，圣心大悦，为这个园子题了四个字：“修竹清风”，圣匾早已不可寻，只是留在史书里。康熙在西花园蹁跹，思绪翩翩，一代大唐，留下了那么多的诗集，他想编一本全集。于是，问身边的曹寅，何人可担当此任？曹寅就推荐了彭定求。彭定求是苏州人，是一位已告老回家的老状元，就住在葑门内的状元府中。一部《全唐诗》就这样出世了，织造署也与《全唐诗》有了一点关系。彭定求的孙子彭启丰，也是状元，彭家状元府与我们学校的原初中部紧邻，相隔一堵墙。彭家一直到民国，名人不断，上世纪40年代，出了一位风云女记者，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斡旋，她就是彭子冈，就是彭状元的后人，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她在西花园读完了中学。乾隆也喜欢下江南，多次也住在织造署。1780年，乾隆七十岁了，第五次下江南，仍想要住在织造署，于是苏州的官员认真为他准备。织造署再一次修缮一新，还

特意从留园把瑞云峰搬了进来。瑞云峰从此有了归宿，平平安安又风风光光地伫立在西花园。它面朝正寝宫，周边环境秀气、秀雅的太湖石，有的像禽，有的像兽，如群星拱月一般。

传说瑞云峰流传到明朝的时候，曾被苏州东山人王鏊所得。王鏊曾为宰相，是一位大学士，同时代的著名江南才子唐寅，曾给王鏊送过一副对联：“天下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又有传说，清朝的苏州织造署，在明朝的时候，曾做过王鏊的别墅。王鏊家族也是代代兴旺，传到第十三代的时候，正是清朝末年，传到了他的第十三代孙，叫王颂蔚。王颂蔚在清府做官，官至军机章京，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他与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同事，可惜四十八岁就去世了。王颂蔚的成就，在我看来，史书上记载的都不足道，可称道的是他娶的妻子、生的八个子女、发现的一个弟子。他的妻子，叫谢长达，因为嫁给了他，后人就叫她王谢长达。

王颂蔚去世以后，谢长达就带着子女回到了苏州，创办了振华女子学校，先在家里的厅堂，后来就搬迁到织造署旧址。王鏊的十三代孙媳妇，跳过整个清朝，让曾经的王家，又成为“王家”。瑞云峰几易主人，曾为王家所有，失去，又复得，又为“王家”所有。瑞云峰，俗称“小谢姑”，何其巧啊，长达女士也是“谢”家姑娘，“小谢姑”与“谢长达”，谁是谁？“小谢姑”出世以后九百年，遇到了真正的谢姑，在此办学，造福一代。谢长达与王颂蔚生有四男四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名人，如王季烈、王季同、王季点、王季绪、王季玉等。王季烈是我国翻译“物

理学”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翻译的中国第一本物理教科书，命名为“物理学”，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他对昆曲也很有造诣。他的妹妹王季玉，于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继承母业，担任振华女校校长，培养了如费孝通、杨绛等大批名人。这个校园，培养出的最有名的是物理学家和文学家。是家族渊源吗？如何泽慧，以及何泽慧的姐姐何怡贞、表姐王淑贞，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何泽慧去世时，校园发生了一件奇事。那一天，是6月20日，我照常于七点多一点到学校。八点多钟，接到一电话，说何泽慧去世了。得悉，凌晨六点，住院的何泽慧血压突然不稳，急速下跌，至七点三十七分与世长辞。七点零七分，学校正门，即原清朝苏州织造署衙门上横挂的校牌，突然掉落，下午七点三十七分，北门的校牌，也掉了下来，两块校牌不是同时挂上去的，相隔一年多时间，却在同一天垂落，且又不砸人。创办我们学校的就是何泽慧的外祖母，校长王季玉就是她的姨妈，姨妈担任校长四十年，她的父亲、收藏家何澄长期担任校董资助这个学校。何泽慧本人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都在这里读书。这里既是她的母校，又是她的家。

王谢长达既是王鏊的第十三代孙媳妇，她还是蔡元培的师母。王颂蔚在京城当官，最被人记住的功绩，就是他发现了蔡元培。那年，蔡元培二十六岁，去北京参加科举，别人都劝他别去了，说考不取的，因为他与科举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别人又说，除非京城的王先生判卷，倒有可能。结果蔡元培不但去了，而且还中了进士。蔡元培竟然真的遇上了王先生，这个王先生就是王

颂蔚。从此，王颂蔚与蔡元培就有了师生之谊。两年以后，王颂蔚就辞世了，谢长达回苏办女学，蔡元培从师母办学的第一天起，就鼎力支持，直至他1940年在香港去世，三十多年一直担任苏州振华女学的校董。章太炎、胡适、李根源、周贻春、竺可桢、贝时璋、苏雪林、叶圣陶、颜文樑、王佩诤等名人大家，或校董，或教师，聚集在这个校园，与蔡元培不无关系。百年校庆那一年，我去寻访蔡元培的后人，到了他的故居，遇到了他最小的女儿蔡翠盎。谈起往事，她拿出《蔡元培年谱长编》一书，翻出父亲中进士，与王颂蔚相遇、相识、相识那一段记载，复印给我们带回。蔡翠盎小时候，常听母亲谈父亲的往事，与王家一家的世谊也是常谈的话题。走在西花园，我常想，当年蔡元培是不是也是这样走着，也这样面对瑞云峰，也这样对着振华堂的灯火遐想。我还想，假如没有王颂蔚，蔡元培会是什么样子？假如没有蔡元培，振华又会是什么样子？

瑞云峰站在西花园，看人来人往，春夏秋冬，也如一阵又一阵风，从它身边吹过。明清两朝，这个园子都很有名，明朝的时候，这里还曾是崇祯皇帝的岳父母家，他的岳父叫周奎，周奎的女儿嫁给皇上，当了十六年皇后。如今，这个园子里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织造署的遗物也不多了，衙门、多祉轩、西花厅虽然还在，但已经多次修葺，历史的真正面貌也只是依稀，唯有瑞云峰，千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敢说千年以后，这个园子里现在的一切，可能荡然无存，但这块瑞云峰还在，还会像现在一样矗立在那里。

古人对瑞云峰早就有研究。清朝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瑞云峰有过评说，说它很美，具备“皱、漏、瘦、透”的美石标准。本来瑞云峰与冠云峰同在一处，同在留园，是姐妹石。苏州园林界一位朋友到西花园来，曾与我讨论瑞云、冠云谁更美，我们各执一词。我对他说，献给皇上的，难道留园主人会把更美的留在家里，把稍次的进贡吗？朋友哑言，我知道，我的理由还是没有让他信服。石头的美，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在阳光下，在月光下，给人的感受就不一样，在风中，在雨中，给人的感受更会不一样，自己情绪不一样的时候，感受也会不一样。瑞云峰给了我太多的启发，对人生、对世事、对社会，包括对学校教育都有启示。瑞云峰在我看来，是一个生命体，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生命体，它也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它身上，凝聚着太多的我们赋予它的文化精神。

向背之间尽显从容。瑞云峰不仅是历史回眸处的守望，还是自然而毫无刻意地对美学意境、对未来理想作出源源不断的精妙诠释。

2011年10月1日

校园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我回到这个校园，已经整整十年。走过了这一程，我想，是该回望一下了。暑期人静，找一个清凉所在，续上一杯茶，看着校园的一草一木都透露蓬勃的生机，诗意也就荡漾在周边与心头了。

我很荣幸，能在这个校园当校长。记得几年前，当时的苏州副市长朱永新陪着台湾的教育名人高震东来访问。就在这个园子里，高先生边走边看，突然站定脚步，对市长说：“你当市长不如柳校长在这里当校长。”这个园子多有人文与园林的气息啊，与其说在这里做教育，不如说是在享受人生。

还记得，也是在几年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来访问，我陪他参观校园。他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为的是与教育部和上海市签署几个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合作协议，中途就选择了我们学校作逗留。同样，我带着他走在这个园子里，介绍校园、介绍历史。突然，他站定脚步，对我说：“您这个年纪，怎么就能领导这样一所伟大的学校？”我也站定了脚步，对他说：“省长先生，您只